

昭昭日月娘不知

——我心中的英雄杨运

姜兴滨



插图：夏立新

(接上期)

一定做到，一定做到。

杨区长拍了一下巴掌。戴振海、傅余兴立刻押着赵三多过来。

杨区长对赵三多说，你回去告诉一声，我杨运还在，人民政府还在，谁敢为非作歹，小心吃我的枪子儿。

赵三多提了提裤裆潮湿的裤子，连声说，是是是……

杨区长、戴振海、傅余兴三人走远了。刘金斗等七人，加上赵三多，都被捆在松树上。

谍报队副队长何振彪，抓到了区里的薛秘书。无论怎么严刑拷打，薛秘书对杨区长的落脚点守口如瓶，并大骂何振彪是祸国殃民的狗腿子。

夜晚，一间关了灯的黑屋子。何振彪在门口高声叫着，共匪被绑在屋里的柱子上，你们把刺刀上好了，轮着进去刺。谁的刺刀不见血，就不准出来。

一队匪兵轮着冲进去。噢，噢……薛秘书一声也没叫，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杨区长听到噩耗，义愤填膺。他心生一计。

第二天刚过晌午，何振彪好像喝了酒，晃晃悠悠地从谍报队队部出来。为了抓捕杨运，他换上了便装，像一个普通的百姓。他见街边停着一辆驴车。车老板是一个戴着黑毡帽的小老头，胡须已经花白了。车上立着一块木板，木板上写着五个字——七道河捎脚。

奇怪。喂，什么叫“七道河捎脚”？

杨运指着自己的喉咙，用铅笔在牛皮纸上写道，去七道河的不要钱。

为什么？

我家住在七道河，顺道。

我去八道河呢？

八道河住着中央军的营部，是专抓杨运的，我不去。

我要去呢？

那得交两个钱。

何振彪狡诈地一笑，走！

路上，车老板一言不语，何振彪问起来没完。

你见过杨运吧？车老板点头。

知道他在哪儿吗？车老板仍然点头。

停车，停车！何振彪急不可耐地问，杨运在哪儿？

车老板继续用牛皮纸写着。

人家是飞毛腿，来无影去无踪，看

他在七道河，一袋烟工夫就在八道河。他常去谁家？

谁家都去，中央军去抓他，一扑就是个空。

上山坡了，车老板鞭子“啪”地一甩，毛驴尥起四蹄飞奔。何振彪差点被颠下来，惊慌地喊着，慢点，慢点！山坡的拐弯处，路旁是一片柞树林，驴车不仅慢下来，还停下了。

车老板转过身来，摘下毡帽，扯下胡须问，何振彪，你看我是谁？我就是你要抓的杨运！

何振彪霎时惊恐万分，连忙伸手掏枪。啪！杨运回身一枪，何振彪应声而亡。杨区长将何振彪的尸首扔到路边，并用石头在上面压了一张带字的纸。

赵三多收尸时，在树丛里发现一顶黑毡帽，嘎嘎新。他躲着人群悄悄地掖进怀里，往回走时觉得耳朵有点凉，就把毡帽戴上了。

何振彪被处死的消息，像一颗炸弹，在国民党184师军警侦缉处炸开了。处长赵志熙暴跳如雷，怒气几乎顶起了房盖。他指着清剿队队长张志帮的鼻子骂着，养你们这些废物，是干吗吃的？光天化日之下，竟有这个事。你睁开狗眼瞧瞧！

张志帮低头看桌上，原来是一张布告。他仔细地读起来。

布告

何犯振彪系温泉村人，现年31岁，地主出身。在我军暂时撤离时期，行为不端，积极投靠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我政府积极分子，杀害我农会干部，甘与人民为敌，实属我军民共恨。为除恶安良，替民雪仇，特判何犯振彪死刑，立即枪决。并告不肖之徒，速速改恶从善，立功赎罪，争取宽大处理。否则，死路一条。

切切

此布

区长杨运

张志帮看完布告一惊，何振彪真的死了？

不抓到杨运你也得死。有人说，是一个戴黑毡帽的人赶着驴车骗走了何队长。那就是化了装的杨运。

张志帮木头一样杵在赵志熙面前，一脸无可奈何。

上峰说了，三天抓不到杨运，要革我的职，你看着高兴？

处长，不用说了，我拼着小命也不会让您被革职。

这下子动作可不小，国民党184师、警察队、谍报队、清剿队倾巢出动，在熊岳城乡拉网式搜查。单单184师的一个营在八道河一带就抓了9个戴黑毡帽的人。营长欣喜，官运来啦！这次杨运可是跑不了了，这几个里面肯定有一个是杨运。营长以军情紧急为由，就地审讯，由军队直接处置。

正在拳打脚踢逼供之时，忽然外面一声枪响，有人大喊，杨运！快来人啊！真杨运往山上跑去了！营长停止审讯，扯着嗓子大叫，马上集合，给我追！

事后得知，被抓的9个戴黑毡帽的人中的8人，有的背驼腰弯，有的满脸皱纹，有的年龄虽小，但有村民担保，一个个被释放了。只有赵三多年龄与杨运相仿，又无人担保，结果被打瞎了一只眼。

陡峭的回龙山上，秋风瑟瑟，密密麻麻的松林枝叶摇动，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

杨区长走近石砬，从小小的洞里掏出一张纸条，上面的字使他心惊肉跳。他急忙顺山坡而下，傅余兴一脸莫名其妙。

不好了，韩六叛变了，城里的范掌柜危险了，我得进城去。

你一个人去？我也去，城里我熟悉。任务艰巨，两个人反而不方便，你留下监视八道河的动向。

韩六是从北面返乡的，他的经历大家都不清楚。他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硬是把参加过森林讨伐队的经历说成是在地主家扛活，由此混进区农工队。本来农工队已经撤到外面去了，他却偷偷地溜了回来，把区里在八道河西沟藏布疋、棉花的秘密报告给赵志熙。

这天，韩六嘻皮笑脸地口称“处座”，赵志熙却板着一副面孔。就那点布疋和棉花，还想得到好处？韩六吓得目瞪口呆，迅即变成笑脸。处座，我还见过杨运的一个内线，就住在城里，他叫……对对，我想起来了，叫范掌柜，我就是不知道他是在饭馆、杂货店，还是布庄？

混蛋！为什么不早说？

我是怕找不到人，说我诈降。处座放心，我马上去找，找到立刻跟您汇报。

韩六在熊岳古城的北关到南关不停地溜达着。已经到了傍晚，他有点累了。忽然，一阵菜香勾出了他的馋虫，抬头一看，是杨家饭庄。他摸了摸怀中赵志熙给的一打流通卷，先吃上一顿再说。

韩六一进门就听见“油腔滑调”的歌。干炸里脊、清炖鸡、凉拌海蜇、红烧鱼……都来喽！再看那唱歌人，左臂上摆着四盘菜肴，白净脸、宽额头、短头发、大耳朵。他愣住了，对，他就是范掌柜。

范掌柜迎上韩六，老客，想吃点啥？

(未完待续)

全民国防教育

小石头记（外一首）

林小平

我的书架上放着一块小石头
像掺紫薯做的小面包
我在重庆长江边得到它
并把它带回来

它原来是一块丑石头
经过江水千万年的冲刷
磨去尖利的棱角
变成现在可爱的样子

我和小石头对视
它静看我正被时光之水清洗
尽管百般挣扎
时光还按它的想法磨砺我

空宅

小巷已被野草占领
屋檐的瓦片掉落了一些
老宅像风烛残年的老人
静静地守在故乡

他常常神情恍惚
有时孩子们的哭声、嬉闹声充斥耳边
有时是老两口一来一往的念叨
仔细听只有风吹窗户的呼呼声

岁月已经夺走一切
而他并不失落
就算坍塌为平地
仍是一场完好无损的梦

一块跌落小院的石头（外一首）

李鹤

古老的元素被请进小院
在推门与开窗之间
自然将自己和盘托出

沦落山间的石头
跌跌撞撞翻山越岭
山的魂魄便四处游荡

走进小院
心里都长出了一份闲适
在梦与现实之间
所有的人
都将与时间和解

透过轩窗与藤萝相望
目光绕过滚滚红尘
朝拜每一株植物
任凭禅意肆意地疯长
一颗凡心悄悄入定

三月，憋不住笑意

该去扬州了

我

林书宇

我想在丽江的酒吧里弹吉他，
一唱把声音沉到水里去；
我想在喀什的沙漠里开摩托，
一吹让黄沙飞到天上；
我想拥有一座岛，
像恶龙一样收集晶亮的宝藏，
每天梳着长发在塔上瞭望。
我又想把灵魂分成许多细线，
缠在蒲公英上飘远，还渡重洋……

我看到，伊卡洛斯悄无声息地坠落，
翅膀融化的泪滴落在我身上，
炽热、滚烫
我看到，人群中有一团火被高高举起，
熄灭、熄灭又闪亮

万人都学敦煌飞天，
我隔着玻璃罩踮踮爬山；
包裹很重，但无需一把降落伞。
我的身后开满鲜花，
漫山遍野生长的是我的情感，
摘下来，一筐几角钱？

有时候我停下看星星，
没有鱼，没有雁，
等不来梅花万里的一场雪，
寻不到一个捞月的杏花村。
但是信号真好，藏在洞里也能被抓到。

那里的烟花正浓
你说

北方的三月才更炽烈
绷了一个冬天的含蓄
被一声声布谷抚摸

迎春花耐不住寂寞
攢着劲的柳芽睁开眯缝眼儿
冰冻的小河也咧开嘴笑着

故乡，老屋
那口古井汩汩地述说

笑出声的岂止是这些
还有黛绿的春山
还有黝黑的旷野
还有紫花地丁的勇敢
还有藏匿瓢虫的盟约
还有杏子梢头的香蕾
还有小动物的恋情

总有怪物要抓我，去表演飞天。

身上腐烂的玻璃罩爬满蜘蛛网。
我的灵魂，皱成一团，
雾霾一样沉郁地钉在天空上。

我在阳光普照时出生，
我赤着脚追着太阳奔跑，
我流着泪学着太阳大笑，
太阳勒令我站在舞台正中央。
我是浸润在阳光里的孩子，
永远，没有悲伤。

（原刊于《辽河》2023年第5期）



开放式厨房不予通气

营口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提示广大燃气用户

开放式厨房不予开通燃气。（根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55009—2021第5.3.3条和6.1.2条规定）

解读：开放式厨房与卧室、客房等无有效隔断，视作为同一空间，不符合规范中关于符合燃气安全使用条件的“专用空间”的概念。一旦发生气体泄漏或者燃气爆炸，没有任何阻挡之下会迅速危及整个居住空间，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